

# 五鼠闹东京

马国良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3/K09/06

I247.4  
277  
3

# 五鼠闹东京

马国良 整理改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7·哈尔滨



**B** 384424

责任编辑：乐 群  
封面设计：李俊奇  
封面题签：段生才  
插图：李俊奇

## 五 鼠 闹 东 京

wushu nao dongjing

马国良 整理改编

---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·4 12/16·字数90,000  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109,01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·812

定价：1.05元

ISBN 7-207-00215-7/I·35

---





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回 | 宋仁宗准奏修文殿<br>展雄飞试艺耀武楼 | 1  |
| 第 二 回 | 赐御猫惹恼锦毛鼠<br>加恩科喜坏颜书生 | 7  |
| 第 三 回 |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<br>美英雄三试颜春敏 | 14 |
| 第 四 回 |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<br>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| 22 |
| 第 五 回 | 丫环丧命颜生入狱<br>小姐复生侠士挥刀 | 29 |
| 第 六 回 |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<br>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| 37 |
| 第 七 回 |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<br>石惊赵虎二侠交锋 | 44 |
| 第 八 回 |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<br>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| 51 |
| 第 九 回 |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<br>包公领旨赵虎乔妆 | 58 |
| 第 十 回 |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<br>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| 65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回 |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<br>误伤马汉徐庆被擒 | 72  |
| 第十二回 | 设谋诓药二爷离伙<br>举贤试艺三鼠封官 | 79  |
| 第十三回 |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<br>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| 86  |
| 第十四回 | 鼠与猫怒会陷空岛<br>父和女喜出通天窟 | 93  |
| 第十五回 |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<br>擒五弟喜见包文正 | 100 |
| 第十六回 | 白玉堂龙楼封护卫<br>彻地鼠饭店救小童 | 107 |
| 第十七回 |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<br>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| 114 |
| 第十八回 |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<br>寻淫贼铁岭战花冲 | 120 |
| 第十九回 |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<br>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| 127 |
| 第二十回 | 劝韩彰四爷闯内室<br>捉花蝶五鼠会东京 | 134 |

## 第一回

### 宋仁宗准奏修文殿

### 展雄飞试艺耀武楼

话说宋朝时候，真宗皇帝驾崩，仁宗皇帝继位。虽说皇上年幼，但是比较开明。先朝元老左右辅弼，一切正直之臣照旧供职。

一日，老丞相王芑递了一本，因年老力衰，情愿告老还家。皇上怜念元老，恩赐全俸，准其养老，即将包公加封为丞相。包公启奏，公孙策与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累有参赞功绩，仁宗于是封公孙策为主簿，王、马、张、赵四勇士俱赏六品校尉，仍在开封供职。

包公自从升为丞相之后，每日勤劳王事，料理朝政，不畏权奸，秉正奏陈，圣上无有不允。就是满朝文武，谁不钦仰，纵然素有谗佞之臣，仇隙之人，到了此时，也对他无可奈何。

且说包公这日正在内阁料理公事，只见皇上亲派内辅出来宣旨道：“圣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。”包公闻听，马上随内辅，来到修文殿，朝见皇上。仁宗问道：“卿几日未朝，朕如失股肱，不胜郁闷。不知近日病体如何？朕今日见了卿

家，才觉畅然。”包公奏道：“臣猝然遭疾，有劳圣虑。今已病体康复，请圣上放心。”仁宗又问道：“卿参折上，曾荐义士展昭，不知他是何人？”包公奏道：“此人姓展名昭，字雄飞，是个侠士。”仁宗又问道：“卿如何认得？”包公奏道：“臣当初赶考之时，路过护国金龙寺，遇到凶僧陷害，多亏展昭，将臣救出；后来臣奉旨陈州放粮，路过天昌镇遇刺，擒拿刺客项福，也是此人。”仁宗闻听，心中大悦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此人不光与卿有恩，他的武艺定是超群的了。”包公奏道：“若论展昭武艺，他有三绝：一是剑法精奥；二是袖箭百发百中；三是他的纵跃法，真有飞檐走壁之能。”仁宗听罢，不觉鼓掌大笑道：“朕久已要选武艺超群之人供御前听用，未能如愿。今听卿家之言，甚合朕意，不知此人现在何处？”包公奏道：“此人现在臣的衙内。”仁宗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明日卿家可领他入朝，朕将亲往耀武楼试艺。”包公遵旨，叩辞皇上，出了修文殿，乘轿回到开封府，至公堂落轿，复将官事料理一番。退堂后，进了书房，唤道：“请展爷！”

不过片刻，展昭已来到书房。包公一一述说了今日皇上的旨意，并告诉他：“明早随本阁入朝，参见圣上。”展昭到了此时，虽不愿意，无奈包公已领旨，只得谦虚了几句：

“惟恐我艺不惊人，反要辜负了相爷的一番美意。”彼此又叙谈了多时，展昭才离开了包相，来到公所之内。此时，公孙策与四勇士已经知道展昭明日入朝试艺之事，一个个见了，未免就要道喜。谦让之后，大家又聚饮一番。

到了次日五鼓，包公乘轿，展昭骑马，一同入朝伺候。

文武百官，齐来观看。仁宗来到耀武楼，升了宝座。包公便将展昭带上台阶，跪倒参拜。仁宗见展昭有三旬以内年纪，气宇不凡，举止合宜，心中大悦。略问了问家乡籍贯，展昭一一奏对，甚是明晰。皇上便叫他舞剑。展昭将宝剑抱在怀中，步上台阶，朝上叩了头，将袍襟略微掖了一掖，舞将起来，只见光闪闪，冷森森，一缕银辉，翻腾上下。起初时，身随剑转，还可以注目细看；到后来，竟使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那真是削砍劈剁、勾挑拨刺，无一不精。合朝文武，齐声喝彩；台下观众，掌似雷鸣。好一个热烈的场面！一同前来的四勇士更为关心，个个仰首翘望，在那里替他用力。见他将宝剑舞到妙处，不由得心悦诚服，齐声称赞：“真侠士也！”展昭施展平生武艺，着着用意，处处留心。将剑舞完，用怀中抱月的架式收住，但见他面不改色，气不长出，冲着皇上，向上叩头。

仁宗大悦，便对包公道：“真好剑法，怪不得卿家夸奖。不知他的袖箭又如何试法？”包公奏道：“展昭夜间能够打灭香头之火。此乃白昼，只好用较射的木牌，上面糊好白纸，圣上随意点上三个朱点，试他的袖箭。不知圣意如何？”仁宗道：“甚合朕意。”谁知包公早已吩咐预备妥当，自有执事人员将木牌拿来。皇上验看，上面糊了白纸，连个黑星都没有，仁宗提起朱笔，随意点了三个红点，叫执事人员拿给展昭，设立于何处任他自便。展昭暗忖，袖箭乃是自己多年练就的招数，远近与别人的兵刃不同，他深深理解上意，随执事人员下了台阶，斜行约二三十步，估量皇上必能看得见，方叫人把木牌立稳。左右俱各退后。展昭又在

木牌之前，对着耀武楼遥拜。拜毕站起身来，看准红点，转身竟奔耀武楼跑来，当跑到约二十步时，只见他翻身回手一扬，就听木牌上发出“啪”的一声，他刚立住脚，又飞转身对着木牌一扬手，只听那边木牌上又是“啪”的一声，接着展昭换了一个卧虎势，将腰一躬，将脖一扭，从胳肢窝内用右手往外一推。只听得“啪——”，将木牌打得乱晃。展昭一伏身，来到台阶之下，望上叩头，此时，已有执事人员将木牌拿来，请皇上验看。皇上看了，见三枝八寸长短的袖箭，全都钉在朱红点上，其中最末一枝已将木板钉透，甚觉罕见，连声赞道：“绝技也，绝技也！”

包公又道：“启奏圣上，展昭第三技乃是纵跃法，非登高不可。依臣之意，就叫他上对面五间高阁，我主可以登楼一望，才能看得真切。”仁宗道：“卿家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，踏上阶梯，便传旨道：“所有大臣，全都随朕登楼。”随侍内监，回身传了圣旨。包公领班，慢慢登上高楼。皇上凭栏入座，众臣环立左右。展昭此时已扎缚停当。四爷赵虎不知从何处暖了一杯酒来，说道：

“大哥且饮一杯，助助兴，提提气。”展昭道：“多谢贤弟费心。”接过一饮而尽。赵虎还要斟酒，见展昭已走远，只好作罢。

单说展昭到了阁下，转身向耀武楼叩拜毕，站起身来，便在地面上鹭伏鹤行，徘徊了几步，忽地身体一缩，腰背一躬，“飏——”的一声，犹如云中飞燕一般，早已轻轻落在高阁之上，这边皇上惊喜非常。道：“卿等可看清他如何一眨眼间就上了高阁的吗？”众臣以笑代答，齐声夸赞。此时展昭

显弄本领，走到高阁柱下，双手将柱一搂，“嗤、嗤、嗤、嗤”顺柱倒爬而上。到了柱头，左腿盘在柱上，左臂搂住柱头，然后身子一挺，右手一扬，做了个探海势。皇上看了，连声赞好。群臣以及楼下众人，无不喝彩。又见他右手抓住椽头，滴溜溜身体一转，把众人吓了一跳。他又将左手抓住椽头，上面两手倒把，下面两脚拢步，由东边串到西边，又由西边串到东边，串来串去，串到中间，忽然把双脚一蹬，用了个金钩倒卷帘向上一翻，竟将身子翻上房去。皇上看到此处，不由失声道：“奇哉！奇哉！这哪里是个人，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。”谁知展昭在高处业已听见，便在房上又向皇上叩头。只因皇上金口说了“御猫”二字，展昭也就从此得了这个绰号，人人称他为“御猫”。

当下仁宗皇帝亲试了展昭的三艺之后，转驾还宫，立刻传旨：“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，就在开封府供职。”包公带领展昭望阙叩头谢恩。诸事已毕，回转府中。包公进了书房，立刻叫包兴备了四品武职服装送与展昭。展昭连忙穿起，随着包兴来到书房，与包公行礼。包公哪里肯受，谦让多时，只受了半礼。展昭又叫包兴进内，在夫人跟前代言，就说展昭与夫人磕头。包兴去了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夫人说，老爷屡蒙展爷救护，实在是感激不尽，日后还要求展爷时时帮助相爷，夫人给展爷道喜，礼是不敢当的。”包公又与展昭道：“明早要穿公服上朝，本阁替你代奏谢恩。”展昭谢道：“卑职谨依钧命。”说罢退出，来到公所。公孙策与四勇士个个上前道喜，彼此谦让一番，大家入座。不多一时，摆上丰盛酒肴。这是众人与展昭贺喜的，公孙策为首，便要

给展昭敬酒。展昭哪里肯依，便道：“你我皆是知己兄弟，若如此，便是拿我当外人看了。”大家见展昭如此说来，只好一同提议，共敬三杯。展昭领了，谢过众人，彼此就座。饮酒之间，又提起试艺之事，大家赞不绝口。展昭只是一再谦逊，毫无自满之意，大家更为佩服。

正在饮酒之际，只见包兴进来，大家让坐。包兴道：“实实不能相陪。相爷叫我来请公孙先生来了。”众人便问为了何事，包兴道：“方才相爷进内吃了饭，出来便叫请公孙先生，不知为着何事。”公孙策暂向众人告辞，同包兴进内，往书房去了。这里众人纳闷，再也猜测不出是为什么事来。不大一会儿，只见公孙策走了出来，大家便问：“相爷呼唤，有何台谕？”公孙策道：“相爷唤我，不为别事。一来给展大哥办理谢恩折子，二来为昨天在修文殿召见之时，圣上说了一句几天没见咱家相爷，如失股肱的话，相爷因此想到国家总以选拔人才为要，宜加一科，为国求贤。叫我打个条陈折底儿，请开恩科。”展昭道：“这也是一件极好的事，既如此，咱们赶快吃饭吧，不可耽搁了贤弟正事。”公孙策道：“一个折底儿，也甚容易，何必太忙！”展昭道：“虽说容易，相爷既然吩咐，想来必是等着看呢，你我朝夕聚首，何必争此一刻呢？”公孙策一听展昭说得有理，只得叫人端上饭来。大家用毕，离席散坐吃茶。公孙先生也便趁此时机，来到自己屋内，略为思索，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交包兴请示相爷看过后，又立刻缮写清楚，预备明日呈递。

到了次日五鼓，包公带领展昭来到朝房，伺候谢恩。众人见了展昭，无不悄悄议论，齐口夸赞。只见展昭穿着簇新

的武职服装，更显得气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真真令人羡慕，实实叫人可畏可敬。等到皇上升殿，展昭谢过恩后，包公便将加开恩科的本章递上。皇上看了甚喜，朱批准奏，发到内阁，立刻出抄，颁行各省。所有各处，文书一下，人人皆知。有些饱学之人，筹备迎试；也有些侠客义士欲会展昭。不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赐御猫惹恼锦毛鼠 加恩科喜坏颜书生

且说仁宗皇帝钦赐“御猫”的消息传到松江芦花荡内的陷空岛以后，便掀起一场轩然大波。你道为何？原来岛内有个卢家庄，当初有卢太公在时，乐善好施，家中巨富。等到生了卢方，这人更是睦好乡邻，人人钦敬。因他有爬杆之能，大家送了他个绰号，叫做“钻天鼠”。这“钻天鼠”又结交了四个朋友，每个朋友的绰号又都带有“鼠”字，所以共称“五鼠”。“五鼠”排行，大爷自然是“钻天鼠”卢方。二爷乃黄州人，名叫韩彰，是个行伍出身，会做地沟地雷，因此他的绰号叫做“彻地鼠”。三爷乃山西人，名叫徐庆，是个铁匠出身，能探山中十八孔，因此绰号叫“穿山鼠”。至于四爷，身材瘦小，形如病夫，为人机巧灵便，智谋甚好，是个大客商出身，乃金陵人，姓蒋名平，字泽长，

能在水中居住，开目视物，绰号人称“翻江鼠”。惟有五爷，少年华美，气宇不凡，为人阴险狠毒，却好行侠仗义，就是行事刻毒，是个武生员，金华人氏，姓白名玉堂，因他形容秀美，文武双全，人呼他绰号为“锦毛鼠”。

。这五鼠听说东京出了个“御猫”，便觉有失尊颜。这个说：“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，竟敢与我弟兄为敌！”那个说：

“虽是号称“御猫”，实乃欺我“五鼠”，岂能容忍！”一时间，你一言，他一语，人人忿忿不平，个个心头火起。

“锦毛鼠”白玉堂更是早被激怒，恨不得一时锄掉“御猫”，出了这口恶气，便道：“众位兄长，何必空发议论！依小弟之见，前往东京，速寻‘御猫’，与其较量，再作道理。”大爷卢方连忙劝道：“五弟休要性急！“御猫”乃圣上钦赐，未必与“五鼠”有隙。等咱们了解清楚，再作道理。”白玉堂哪里肯听，双手一拱道：“自古以来，猫鼠对立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此刻不去，还待何时！”说罢，两脚一跺，离开屋内，前往东京，会那“御猫”去了。

这一日，天有二鼓，白玉堂来到武进县境内，刚走进一带榆树林中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救人哪！不得了啊！有打杠子的了！”他顺着声音紧走了几步，迎了上去，见是个老者背着包袱，喘得连嚷也嚷不出来了。可是后边有人追着，却喊得十分洪亮：“不好了！有人抢了我的包袱去了！”白玉堂心里明白，便道：“老者，你暂且隐藏一下，待我将他捉住。”老者一听，忙躲在树后，白玉堂便也蹲下身去。后面那人只顾往前赶，白玉堂将腿一伸，那人来的势猛，噗哧一声，闹了个嘴抢屎。白玉堂上前按住，来个寒鸦鳧水，将他